



有学生说，在清华园选这位老师的课比“北京买车摇号还难”

因为他，清华理工学子写出让诗人“震撼”的诗

在传统文化复苏大潮澎湃有声、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提倡经年的大背景下，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教传统，在人们印象中以理工科见长的清华园中结出累累果实，自然令人刮目相看

本报记者张修智

一本不到 300 页的小书，让人领略到清华园里诗教复兴的峥嵘气象。

这本名为《清华学生诗词选》(下称《诗词选》)的书，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 2016 年底出版，是清华大学“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”项目之一。

《诗词选》收录 2009 年以来清华大学选修“诗词格律与写作”课程的学生诗词作品，凡 600 余首，出版以来，尚未在大层面引起广泛注意，但在国内诗坛，却已是赞声一片。

《诗词选》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，有 241 位清华学子的作品入选，其中 82% 为理工科学生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大多出自理工科学子之手的作品，品质颇为不俗。

“有诗味，有深度，有高度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清华大学荷塘社社长王明玉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这样评价《诗词选》中的作品。王明玉同时也是一位享誉国内诗坛的诗人。

原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、诗人梁东认为，《诗词选》中的作品，“体裁多样，古风、五绝、七绝、五律、七律、词均能写出严格守律的佳作，词之佳作尤其多。这些作品既透着强烈的青春气息，又不失典雅的韵味，有的尚显稚嫩，可有不少却给人以老辣和成熟的感觉。”他并认同一种说法：这些作品甚至令人“震撼”和“自愧不如”。

在传统文化复苏大潮澎湃有声、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提倡经年的大背景下，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教传统，在人们印象中以理工科见长的清华园中结出累累果实，自然令人刮目相看。

当工科男、工科女遇到诗

海淀区中关村融科资讯中心 B 座一层的星巴克咖啡店，张洵恺落座后，为脚下的拖鞋略表歉意。不过，这位看似散漫的谷歌公司程序员，很多时候，却严格地遵循着一种无形的戒律——他能记住一百多个词牌的平仄，并因写得一手格律谨严的旧体诗词，被清华的同学们半认真半调侃地以“恺神”相称。

张洵恺今年 23 岁，2016 年，他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来到谷歌公司，成为一个“码农”。人虽离开了学校，他写的一些诗词，仍被清华清诗社的同学所乐道。

雨住桥桥轻注，风停曼柳长垂。
临行何必低眉？
怒潮如涨落，皓月有盈亏。
把酒三年兄弟，登楼万里晴晖。
离愁化作杜鹃飞。
他年重聚首，一笑解金龟。

这首《临江仙·别同窗》是张洵恺在入校时，为送别高中同学所作。最后一句典出“金龟换酒”，说的是唐朝时贺知章在长安初见李白，深赏其才，邀其共饮，但当日身上却没带酒钱，遂解下



左图：
王步高。

右图：
《清华学生诗词选》一书的封面。

照片
来自受访者
和网络

佩带的金龟——当时官员的佩饰物换酒，二人一醉方休。整首词音韵响亮、自然，字里行间洋溢的青春友谊十分动人。

《记一二·九合唱》则显示了这位理工科学生强烈的家国意识：

独立喧嚣意不群，但凭此曲哭英雄。
飞鹰走马长流水，火树银花深闭门。
国难百年无后死，天恩数纪有余温。
承平歌舞红妆面，可似京华旧血痕？

这种家国意识，不独为张洵恺所有，而流布于《诗词选》全书中。

化学系 2010 级的杨晋焱，在清华从本科读到硕士，2012 年秋天的大三下半年，他选修了“诗词格律与写作”课，从此走入诗词之门。“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，它给我带来的世界极大。”回忆自己与诗词的结缘，杨晋焱说。

杨晋焱的诗词风格清新中带有奇崛。说自己不喜欢托古，认为竹帘、香烛等已经不是现代社会常见的生活用品，不宜入诗，而喜欢让街道、电脑、楼房等现代社会的物象出现在诗中。在一首描写自己宿舍的诗中，他写道：

客里中宵灯不孤，万泉河畔是吾庐。
香厨弥漫加餐后，健鼠轰鸣入梦初。
少遇假期能卧榻，每逢外快便添书。
窗前月色频来访，没有窗帘请自如。

“我喜欢诗词那种独特的形式美，喜欢它带给心灵的独特体验。”杨晋焱这样谈论诗词读诗的乐趣。他现在是北大附中任教，繁重的工作之余，读诗写诗仍是精神世界里不可替代的元素。

张洵恺、杨晋焱只是今日清华理工科学生中写作诗词的两个佼佼者。《诗词选》表明，这是一支长长的队伍。

《过成都杜甫草堂五首》之四，表达了对诗圣杜甫身世与遭际的深沉感慨，作者为精密仪器系 2007 级学生曾悦：

楼台久别好清明，有疾斯人道不行。
翘翘窗窗听雨脚，江湖泊梦说功名。
蓬门草草逢归燕，巷口乌衣对废城。
底事微躯憔悴尽，故园消息慰生平。

《悼袁崇焕》是一曲挽歌，对愚昧、自私的庸众表达谴责，对悲剧英雄深致叹惋，作者为正在环境学院读大二的任溢禾：

从来志士易途穷，天下纷纷笑此公。

举世悲哉图自好，唯君痴矣做英雄。
仁心何罪偏加罪，战至全功不是功。
料得先生应脱屣，忠魂依旧保辽东！

《送友人入伍》抒发对军旅生涯的向往，作者为精密仪器系 2006 级学生申昊：

漫道黄龙久解兵，几番烽燧起承平？
扬鞭走马成忠武，击剑吹箫是达生。
今夕朋侪尽樽杓，他年戎伍作干城。
京华人事休萦念，一逐长风向柳营。

《簪菊》托物言志，作者为自动化系 2012 级学生漆毅：

唤醒玉人攀摘忙，临窗素面试新妆。
胸中云气浮沧海，手底秋心绽菊狂。
疏懒只怀杯底月，清闲最恋晚来霜。
含烟拾翠随山老，不媚东君名利场。

通读过《清华学生诗词》一书书稿的 86 岁的诗人梁东，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，如是概括清华学子作品的特色：“清华学生的诗词，力求面向世界、贴近生活、有思想、不跟风，对国计民生较为关注，对雾霾、贫富差距、钱学森之问、教育制度、低头族等问题有清晰冷静的看法，令人耳目一新；亲情孝道、思乡怀旧、相思别离等传统题材，也都写得别有风致，品位高，诗味浓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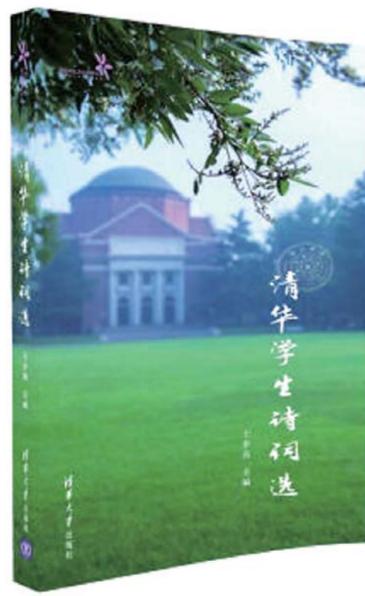
梁东并认为，尽管清华学生的一些作品中存在刻意模仿古人、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的倾向，但总体上，应该为他们鼓掌。

赅续文脉、语脉和德脉

南京龙江小区阳光广场的一座公寓楼，当记者如约敲开王步高先生的家门，步入主人的书房兼卧室，尽管已有精神准备，但仍被眼前这位老人的羸弱所震惊。

2009 年春天，甫从东南大学退休的王步高，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，到清华开设“诗词格律与写作”“大学语文”等四门文化素质课。

王步高早年在南京大学德语专业学习，“文革”爆发后被迫中断学业，并两次被打为“反革命”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他在吉林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攻读古典文学专业，并成为词学大师唐圭璋的入室弟子。他的诗词写作课，在东南大学享有盛誉，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界亦有口碑。因教学关系，清华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程钢副教授与王步高相熟，一听说王步高退休的消息，他立即向学校做了推荐。



挫折教育，启迪学生“从黄连里嚼出甜味来”。

桃李满天下，斯人独憔悴

桃李满天下，斯人独憔悴。正是这位老人，以燃烧的节奏，历时 8 年整，在清华播下了诗教的种子。

强烈的使命感，严谨的学风，基于深厚学养的热情，辅之以自身曲折而丰富的生命体验，使得王步高的课程风靡清华。

“有的学生说，选王步高老师的课，比在北京买车摇号还难。”李树勤说。在他看来，无论从课程的质量和角度衡量，王步高堪称几十年来清华大学最好的教师之一。

“清华的一线教师一般 96 个学时就满工作量了，王步高每年都讲 288 个学时。8 年的学期里，他每天吃食堂，全部心事都扑在学生身上。”李树勤同时认为，王步高显然也很享受站在清华的讲台上，因为清华学生的文化敏感性很强。

王步高本人，也多次公开表达在清华任教的感受。他常用“震撼”与“自愧不如”这样感情色彩浓烈的词汇，形容自己在清华授课的体验。

在多个引发王步高“震撼”反应的例子中，一个著名的故事是：在一堂诗词格律与创作课上，他以周邦彦的《花犯》一词为例，讲到词句两个仄声连用时候，不能任意用两个仄声字，最好用去上声。所举的词中的“更可恨，雪中高树，香篝熏素被”“但梦想、一枝横洒，黄昏斜照水”两句。(其中加黑的字均为去上声)下了课，旁听的学生曾悦过来跟他说：“《花犯》是犯调，不是正格的，你应该举正格的例子。”王步高闻言眼睛睁得老大——一个学工科的學生，竟然还知道什么叫“犯调”——两个不同的宫调合成一个词调，这是一个一般中文系老师也不懂的概念。

曾悦的批评，令王步高“眼睛陡然一亮，心悅诚服。”

后生可畏，清华的后生尤可畏。“在这些后生面前，我绝不敢以真理的化身自居，必须谦逊、低调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”王步高说。

面对这样的学生，特别适合研究性教学。王步高在每门课的开始便明确提出，期末要交两份作业，一是对课程进行评价，提意见；二是给他编写的教材挑出三处错误。

2016 年 12 月初，王步高被查出身染恶疾。12 月 12 日，清华教务处的微信公众号“学在清华”发出一条题为“紧急通知：三门文化素质核心课停课”的消息。该公众号一般的阅读量为一两千，这条消息的阅读却达到了两万多。许多学生都知道，停开的这三门，都是王步高的课。在公众号罕见的大量留言中，弥漫着对“王老爷爷”的关切与祝福。

两个月后，在“知乎”上，出现一条“听王步高教授的课，是怎样的一种体验”的问答。回答提问者多是在清华听过王步高课的人。众多充满细节与感情的回答，复合出一个可亲可敬真性情的老师+长者的形象：一口乍听费劲但听惯了很有韵味的扬州腔普通话；讨厌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，会让玩手机的人站起来；喜欢拖堂，但不令学生反感；多达 300 页的 PPT。

清华园里，王步高仍是一个常被提到的名字。有十几拨学生专门去南京看望归养的他。记者采访的十几名清华学生，包括曾担任过王步高助教的夏虞南、王莹、张洵恺等，说起王步高，都交织着发自内心的亲切、感念与敬意。其中被说到最多的，是每逢佳节，王老师都会邀请学生到家中，一二十人，一起包饺子、玩诗词游戏，其乐融融。

计算机专业毕业、负笈美国的周圣凯，在微信上对记者回忆王步高在清华做题为《诗词与爱情》的讲座时，自己抢到了前排位置时的喜悦之情。他对王步高强调用今人的观念与态度，结合古雅的语言去作诗的主张，记忆尤为深刻。

在南京，缠绵病榻上的王步高，对清华一往情深，念兹在兹。

“有人问我：如果当初知道选择来清华会以一场大病收场，还会来吗？我说：会！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。”采访临近结束时，王步高大声说。

其高为“速朽斋”。但观其搜集资料、伏案写作之认真，可知他实际上还是希望其作不朽。高增德先生不久前仙逝，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而他的一些著述，尤其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大辞典》，即可传世而不朽。

可以不朽之著述，于社会于后世的作用，自然无须多讲，便是从作者本人来说，已是多么重要，所以古人有“三立”之说，即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。古今凡负责任的正正文人，都希望其所作能给自己留下身后的好名声，所谓“文章身后名”，所以作诗撰文著书皆极认真，而不敢有丝毫马虎。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“为求一字稳，听得半夜寒”“板凳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”，这样的态度，真让人感动。

每一代都需要有一些以诗文传世为己任的人，所以我碰到有诗文前途的年轻人，总是劝说、鼓励，期望其坚持努力而获得成功。

马斗全

我曾先后对几位年轻的文友讲过大体相同的话，这就是：在现实社会里，以你的性格，是做不了官，也发不了财的，而宜从事文化和文字工作。只要刻苦努力，多读多写，倒是可望为后世留下一些有用的文字。每说这样的话时，我便自然想到古人争取功名和身后文章的话，尤其是陆放翁关于吕温诗文的语。

吕温，字和叔，一字化光，唐代诗人，我的河东同乡，王叔文政治集团重要人物。他因奏劾宰相李吉甫而遭贬，最后被贬为衡州刺史，死于衡州任上，有《吕衡州集》传世。他的诗集中有一首《友人邀听歌有感》，开头两句为：“文章抛尽爱功名，三十无成白发生。”其他诗中又有“功名岂身利”“但自立功名”“米浅功难就”“功名谁复论”“辛苦竟何功”之类话。赠友人诗又有“期君碧云上”“期君自致青云上”

等语。王叔文集另一重要人物刘禹锡便曾引吕温“遂拔去文字”以致力仕途，是一个很看重功名的名。陆放翁读吕温诗“文章抛尽爱功名”，却发感慨说，至今人们知道吕衡州，非因其功名，而是其诗文。这里道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，就是诗文往往比功名更能使人名垂后世。吕温虽一心追求功名，而他被后人所知，并不是因为他的功名，却是得了诗文之力。这种情况，古来例子太多了。

陆放翁《读书》一诗又有句云：“古人已死书独存，吾辈赖书见古人。”这就是《史记》太史公语所说的“著书以自见于后世”，也就是现今人们常说的“书比人长寿”。我们的古人，历来很看重著述，曹丕

称文章为“不朽之盛事”，杜甫云“文章千古事”，朱熹称著书传世“足不朽”。《三国志》也有使撰“不朽之书”以“垂之百世”的话。南朝宋裴松之奉诏注《三国志》，完成后，最高统治者对他最高的称赞也是“不朽”二字。古人谈到文章与书时，多用“不朽”一词，是因为人生不过百年，而文章与书的生命力却可长到千秋万代以至永远，所以有“不朽”之说。古代许多王侯将相，尽管在世时可以飞扬跋扈、穷奢极欲，但死后便湮没无闻，不为人所知。而许多文士，却因其文字得以名垂后世。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有一首为：“荒村有客抱空鱼，万一谈经引到渠。终胜秋磷亡姓氏，沙湾门外五尚书。”沙湾门即北京广

渠门，门外有地名五尚书坟，却不知各为何许人也。龚氏觉得，荒村的那位穷书生，只要写下一些有用的文字，便胜于那五个连姓氏也没能留下的尚书。《金楼子》说：王仲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，荆州坏，尽焚其书，今在者一篇，知名之士咸重之。虽然只留下一篇，但也可赖之而传其名。其实，更有以一首诗而名传后世者，最著名的例子是唐代诗人金昌绪，只一首《春怨》，二十个字，被后世传颂不已，而其名也就垂之千古。所以钱谦益数有“文章不朽”语。

当然，也有人并不欲其文字不朽。这样的人，古时有，今世也有。如我的同事高增德先生，就自谦其作无甚价值，无须流传后世，而冀其速朽，所以名

当世功名与身后文章